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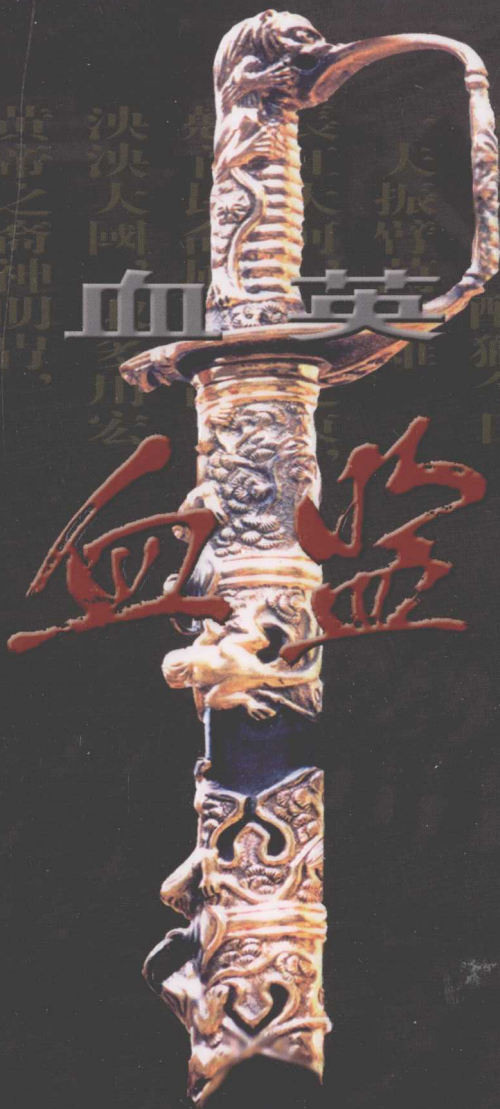
谨以此书献给云南陆军讲武堂

靳卫平 著

中國男兒
要憑祇手
大振臂
長江大河
秦皇長城
泱泱大國
黃帝之裔
天驕子
紅日正當中

鐵血英雄

第三部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铁血英魂 / 靳卫平著.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5415-3985-5

I. 铁… II. 靳…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76218号

责任编辑	尚 语 甘宏跃 杨云宝
装帧设计	张爱丽
责任印制	李虹霏

书 名	铁血英魂
著 者	靳卫平
出版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650034) 市场营销部: 0871-4120814 传真: 0871-4121007
网 站	www.yneph.com
印 刷	云南科技印刷厂
字 数	1400千字
开 本	880×1230 1/32
总 印 张	45.75
版 次	2009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5-3985-5
总 定 价	120.00元 (全三部)

凡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0871-5122758)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铁血英魂

(第三部)

血盟

【目 录】

第一章 鄂战旗画	(001)
1. 袁世凯“六条”·兵谏	(003)
2. 时局·平山堂对话	(010)
3. 密嘱段祺瑞·出山	(018)
4. 罪己诏·皇族内阁·授袁世凯内阁 总理大臣	(030)
5. 行辕大营·总理大臣的思路	(040)
6. 冯国璋一身征尘·迷惑	(047)
7. 密使·虎驾溷口	(050)
8. 内帑·毓庆宫中有童声	(059)
9. 冯将军怒斥部将·伤兵	(065)
10. 将帅斗气	(073)
11. 军前见养女·萌生去意	(080)
12. 劝慰·卢寒梅与贺青山	(085)
13. 密使归·意味深长	(092)
14. 袁宫保再莅前敌	(098)
第二章 玉树歌残王气终	(105)
1. 衙门·隐患·议和问题	(107)
2. 旂檀寺·埋人	(118)
3. 以牙还牙	(125)
4. 御前争辩·惊人消息	(130)
5. 鸡血石·莲花乳·东岳庙密决	(136)
6. 海晏堂空等质对·肃王爷目瞪口呆	(141)
7. 汉华上江南·京城·新嫂	(147)
8. 贺青山愕然·南京临时政府成立	(155)
9. 恩威·议和突破	(161)
10. 长命锁·枪声·天塌了	(166)
11. 不可言状的牵挂·大将心悸	(173)
12. 太后盘诘·唐天喜欲抓乱党·醉酒	(181)

铁血英魂

(第三部)

血盟

13. 爆炸案·怪招	(191)
14. 舌战	(197)
15. 兄嫂对话·宗室密谋	(204)
16. 神秘路线	(216)
17. 假传懿旨·逼宫	(223)
18. 哭殿·颁诏退位	(231)
第三章 乱絮飞花	(243)
1. 南方专使·帝京第一门	(245)
2. 宴上交锋·拒南行	(253)
3. 针尖麦芒·游行	(261)
4. 赏雪·淫案·汉华到	(271)
5. 帅府胡同有密谋·卢寒梅痴呆·乱兵	(281)
6. 兵变	(288)
7. 青桃翡翠长命锁	(292)
8. 定都宣誓·扬秦、罗佩金进京·罪恶的子弹	(298)
9. 悬案·二次革命·回乡	(308)
10. 继任之虞	(315)
11. 小舟西去·刘二丫	(319)
12. 惊堂辩·陆军监狱	(328)
13. 访铜铺·罗佩金之隐忧	(337)
14. 劫狱策	(347)
15. 再说项·京讯·寒梅赴滇	(355)
第四章 大将出师歌	(363)
1. 帝制端倪·红颜情·梁任公	(365)
2. 杨度神秘一笑·承光殿内	(375)
3. 黄金诱·昭威将军署名·抄家	(383)
4. 密使云波	(389)
5. 将军愁·经理卢寒梅	(394)

铁血英魂

(第三部)

血 盟

- | | |
|----------------------|-------|
| 6. 宴无宾·唐继尧审案·专使 | (402) |
| 7. 果园会·归化寺·光复楼 | (412) |
| 8. 翡翠心·琵琶曲 | (421) |
| 9. 智战五牌楼 | (426) |
| 10. 委任·郊游遭擢掬 | (433) |
| 11. 黄毛丫头好大胆·授勋 | (442) |
| 12. 斗心·二丫云波惊天会 | (449) |
| 13. 再谋出京·准皇帝看中“洪宪”二字 | (456) |
| 14. 轩辕镜·翡翠引祸 | (462) |
| 15. 贺喜对·穷敷衍 | (467) |
| 16. 灭唐计·朽梁残断·虚与委蛇 | (473) |
| 17. 戏园听骂·近华浦脱身·冷宴 | (482) |
| 18. 外交·天津医院 | (491) |
| 19. 夜 谏 | (494) |
| 20. 密缉蔡锷·英雄酒·将军礼 | (502) |
| 21. 河口国门·失语光复楼 | (510) |
| 22. 碧色寨陷阱·阿迷城斗智 | (518) |
| 23. 歃血为盟·大红裙飘飘 | (529) |
| 尾 声 | (538) |
| 后 记 | (541) |

第一章
鄂城旗画



1. 袁世凯“六条”·兵谏

宣统三年九月初八清晨，后海醇王府内缓缓抬出一乘杏黄色大轿，摄政王载沣要上朝了。

今天是霜降后的第五天，天气渐渐寒冷，早晨的霜雾比往日浓重了。载沣临出门时又加了一件紧身夹袄。大轿走出一程，透出轿帘，道路两侧的白霜令载沣蓦然而栗。他不由自主地把双手抄入袖口，疲倦的双眼呆视着轿外的晨霜。

其实载沣此时的心境比寒霜还冷。武昌兵变到今天，算下来已经半个月，可是武昌、汉阳和汉口仍然还在党人民军手中；更令人担心的是武昌尚无捷报，湖南与陕西、九江又落入党人之手，这无疑更是雪上加霜。尤其让人愤懑不解的是那个袁世凯，在河南谪居三年，如果党人不造反，朝廷岂能放下身段再次降谕起用他，授其湖广总督，协同荫昌剿敌。朝廷要恩用他，他竟然回敬朝廷一颗软钉子，以脚有疾患而推诿。

武昌兵变后的第八天，即八月二十七日，协理大臣徐世昌赶往河南彰德，以旧好的身份再次促请袁世凯出山。载沣心想，这一回袁世凯该会领旨出山了吧。可载沣还是想错了。徐世昌在河南待了两天，回到北京非但没有带来袁世凯即将就道的消息，带来的却是出人意料的六项条件。

前几天内阁大臣及御前大臣，以及部分皇族成员，围绕着袁世凯提出的“六条”吵得不可开交，有人痛骂袁世凯尚未出山就露出了奸臣之相。九月一日到九月二日，部分王公大臣在海晏堂和肃王府就是否以同意袁世凯的“六条”为代价换取他的出山进行争辩，可争了两天也没有争出个结果。很明显，袁世凯这“六条”，恐怕争论一年也得不出结论。无奈之下，载沣、奕劻、善耆等人好歹达成一致：袁世凯的“六条”只能交由皇太后隆裕定夺，一切遵旨行事。

四天前，即九月初四一早，在养心殿东暖阁曾召开过一次小型御前会议，载沣、载涛、奕劻、善耆、徐世昌及隆裕太后，就“六条”的内容进行过一次商讨。隆裕对袁世凯的“六条”已有耳闻，但详细内容并不了解，她想弄明白袁世凯究竟想要什么。赐座之后，她让徐世昌把袁世凯的“六条”一条一条再说一遍。

徐世昌身子微微一欠，垂眉正色，口语低缓地说：

“袁世凯提的第一条是，国朝明年即须召开国会。”

隆裕转过脸来看着载沣，在她的印象里从前年到去年，全国各省咨议局代表就有人进京闹过事，迫于压力，中央资政院已于去年九月成立。

载沣知道，太后递来的眼神是在询问自己，明年是否能召集国会？

载沣抬起头，向隆裕躬一下身，说：

“去年十月已经下诏，将立宪筹备时间缩短，由早先的十年改为五年，即宣统五年召集国会。”

隆裕点了点头说：

“袁世凯心太急，既然说了后年开国会，等过了明年都不行吗？下一条是什么？”

隆裕说话间把第一条否决了。徐世昌照本宣科抬出了第二条内容：

“组织责任内阁。”

隆裕对这一条有些迷惑不解，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的内阁天天都在运转，袁世凯难道不知道？她伸手从炕桌上捧起水烟壶，夹起烟丝填入烟斗，斜了奕劻一眼，说：

“老庆，袁世凯这是啥意思？他想弄几个内阁？”

善耆忍不住了，不等奕劻回答，自己先沉着脸说：

“早就说过袁世凯不是什么好东西，荫午楼已在前敌，又把姓袁的放出来，至于吗？少他一人大清就垮了不成？现在倒好，抬举他，他还不领情，热脸贴上了冷屁股，犯得着这么低三下四求他吗？今天授他个湖广总督，他装孙子不受，明几个授他个钦差，他照样不受。等着瞧吧，他盯着的就是这个内阁总理大臣。”

载涛这时也插话了。他说：

“袁世凯和立宪党人一个样，别说半年前他不敢这么说话，放在一个月前他敢放这个屁？今儿个他能了，趁着南边一乱倒来了劲，又是速召国会又是重组内阁，眼下老庆操持的就不是内阁？”

善耆和载涛一哼一哈，显然要把袁世凯的“六条”彻底否定了。

奕劻皱着眉头无奈地摆了摆手，他这半个月吃不香睡不好，原本就瘦骨嶙峋，现在更是面皮贴颊骨枯萎不振。他干咳两声说：

“都说袁世凯不是好东西，荫昌就是好东西？他是哪天走的？八月二十二就打前门西站上了车，今儿是几了？总快有半个月了吧？他打了几仗？把剿敌大营扎在孝感，有他这么打仗的吗？干脆把大营扎在信阳，隔省督剿那不更安全？明明是前敌的最高长官，却与将校不相习，躲在后头遥加指挥，武昌何日才能平叛？善耆呀，涛贝勒年轻不懂事，你都四十好几的人了怎么还沉不下心呢？湖南、陕西丢了，九江也丢了，荫昌再在前头呆着，迁延无功只会误大事。再不让袁世凯出来，嘿嘿，误大事。要我看袁世凯这‘六条’除了第三、第四两条之外，都可以答应。”

经奕劻这么一说，隆裕犹豫了，她让徐世昌把剩下的四条念了一遍，算是把余下的内容弄明白了。原来奕劻不赞成的第三、第四条的内容，一个是让朝廷宽容与武昌兵变有牵连的所有人员，事平之后不予追究；二个是国朝必须解除党禁，承认同盟会与其他会党为正式政党。这当然不能同意，党人造反岂能宽容？解除党禁无疑是将大清的江山送给草民。至于第五、第六条，袁世凯要求把前敌指挥权和军队的编制权统归其辖，并得到充足的作战军费，这倒没什么出格之处。

隆裕凝神端坐，沉默了半天叹了一口气说：

“徐世昌，袁世凯这‘六条’他是怎么想出来的？”

徐世昌说：“时局发展至今，不是一时所积。国朝近十年蒙列强欺辱，世间怨声载道，立宪呼声不断，党人趁隙而起。目前朝野上下翘首以待立宪救国，这是大势所趋。袁世凯虽说下野三载，国家内外态势他心里还是有一本账。从其‘六条’中也看得出来，凭他一人出山与党人单打独斗，大势也难得扭转。若想彻底平息战乱，朝廷认可袁氏‘六条’或许还能挽回危局。”

善耆冷冷一笑，不屑地说：

“他是在逼宫。天下再无贤能了？我看他在河南这三年还没有蹲够。”

徐世昌看一眼隆裕，又看看载沣，说：

“现在已不是赌气的时候了。袁世凯不出山，洋人也不会

答应。”

载涛拍打着膝盖，瞪着徐世昌问：

“那他这‘六条’算怎么回事？旁的不说单凭解除党禁这一条，他袁世凯烧的是哪炷香拜的是哪尊佛？他还是不是大清的臣子？为乱党开脱罪责，这要放在过去他有几个脑袋？”

奕劻苦苦一笑，郁郁难畅，嘘叹一声说：

“过去的事就不说了，还是先把眼下的事办了的好。他这‘六条’，怎么说也得给他回个话，‘六条’不能全应下，哪怕应下一条两条也好。前面已授其为湖广总督，圣谕已明发天下，还能收回来吗？不能。党人来势汹汹，半月时间蔓延数省，再糜烂下去想收拾都晚了。有人对袁世凯不满，骂他也好臊他也罢，他不出来还有谁能出来？谁能收拾眼下局面？有，可以不提袁世凯；没有，只能用他。”

在彰德的那几天，徐世昌和袁世凯的话题很广泛，国内国外、财政度支、军心民意、列强态度均有涉及，唯在出山问题上袁世凯并无明确表态，一味以局势尚不明朗不宜匆忙决断为由，婉谢了劝驾。一直等到告别之前，袁世凯才亮出了出山的条件，同时又意味深长地说，古人为一饭之恩而披肝沥胆，袁世凯深受国恩没有不效命的道理，但国之局势大不如前，想扭转颓势非袁世凯一人之力所能办到，就当前的时局看，国之兴亡尽在朝廷手中握着。徐世昌理解袁世凯的意思，他提出的“六条”只要能得到朝廷认可，袁世凯不仅能痛快出山，南方的被动局面也会得到扭转。反之，胜算在哪一边还很难讲。

徐世昌知道，“六条”想得到载沣、太后的认可是困难的，从袁世凯的所思所想细析来看，他并非不想出山，盘算的不过是时机而已。此刻，徐世昌细心听着奕劻和载涛、善耆的争论，听着听着忍不住插话了。他首先表示赞同奕劻的态度，对党人不可宽贷，随后又以软语劝慰载涛和善耆，接着再次就当前的危局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袁世凯的出山不能再拖。

“南下集结各部大都为袁世凯的旧将，荫昌督师不利，对各军节制无方，难胜督剿重任。倘太后降谕恩准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应下他全权节制前敌海陆各军之请，召荫大臣回京，其余各条容再斟酌。这样既给了袁世凯面子，又可避免在‘六条’上争执不休，妥与不妥请

太后圣裁。”

徐世昌的提议既考虑到了太后和摄政王的心思，又不让载涛、善耆感到不可接受，奕劻更不会反对，这对各方来说都是一个既不难堪又不丢面子的办法。

载沣表示认可，又对隆裕说：

“徐世昌的主张看来可行，是否恩用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请太后圣断。”

载涛对徐世昌的提议并不领情，将头扭向南窗，两眼看着窗外。

“老七，咋不言语？”隆裕问。

“没什么可说。”载涛转过头来，一脸的不高兴。

“没啥可说就甭说。老庆听着。”隆裕把目光移向奕劻。

“嘘。”奕劻欠身回答。

“今天就草拟电谕，着湖广总督袁世凯授为钦差大臣，湖北剿抚事宜，由袁世凯相机因应，妥速办理。此次湖北军务，军咨府和陆军部不再遥制，望他以一事之权迅奏成功。”

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谕旨于九月初六正式颁布。恰巧就在这一天，又传来一个消息，资政院的立宪党人也提出了四条奏案，可谓与袁世凯的“六条”不谋而合。袁世凯的“六条”已经让载沣无策对应，而资政院又抛出“四条”，这让载沣又恼又怒，一肚子的怨气无处发泄。

昨天初七，载沣忙乱了一天，先在海晏堂召见了两名资政院代表，本想以威仪压资政院的奏案，但效果不佳。两名代表表面上唯唯诺诺，怯怯点头，但说出来的话依然是“四条”的内容，一条都不减。照他们的说法，第一条取消亲贵内阁，并非对皇族有半分嫌隙，相反对皇室有利；第二条宪法由国会代表协赞，这是顺应民意，于皇统无害；第三条赦免国事犯，这样可以消减黎民百姓对国朝的敌视，而党人也无隙可趁；最后一条即开国会，重新厘定国朝制度，以谋振兴。两名代表苦口婆心，声泪俱下，一再哀求载沣锐意改革，勇创君主立宪国体，只有这样才可避免南方党人兵乱，免遭大清被共和所替代。载沣面对他们的求诉，始终不肯松口。下午载沣又召来了载涛、良弼、徐世昌以及外务部、法部、理藩部几位大臣，奕劻推托身上不适

未到会，善耆去门头沟铁路沿线巡视路警也未到会。面对资政院的奏案，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争来争去也没有争出结果。最后徐世昌说一句话：“前敌尚未安静，立宪党人不该再添乱了。”会议就此结束。

大轿的帘子露出了一条缝隙，一阵晨风挟着寒气吹入轿内。载沅勉强欠着身子扯了扯轿帘，缝隙被遮住，而载沅仍然在微微战栗。这半个月下来，他明显感到自己身心不堪重负，大清国这副沉重的担子随时都可能把他压倒。

轿子一路平稳，略有起伏的频率这时候稍有些加快。载沅微闭的双眼懒得睁开，从轿外的各种声响上判断，大轿已行至鼓楼附近，再过一会儿即可南行进入地安门大街。

初六那天，内阁已向袁世凯发去了谕电，授其为前敌剿抚钦差大臣。两天过去了，袁世凯方面还是无回音，真不知道这老家伙还在盘算什么。载沅刚才还在为这个事焦虑，此刻一丝柔情又悄然而起。上个月的初二去毓庆宫看过儿子溥仪，至今又过去了一个多月。过去每月的头几天，载沅总要到毓庆宫看上一眼。到了九月，因为时局变动危艰，他穷于应付，把这个惯例全都忘了。今天经过鼓楼，载沅迷茫之间想到了儿子，很想在今天去看上一眼自己的长子，当今的幼主宣统皇帝。

载沅记得很清楚，三年前即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慈禧老佛爷下发懿旨，立溥仪为嗣皇帝，以承继同治、兼祧光绪的名义被强行接入宫内。当时接到懿旨，醇王府上下一时震惊茫然，没有人把这个消息当做吉庆大喜，反而是一片哀怨凄愁。早在同治十三年末，年仅三岁的载湉^①就是在慈禧懿令之下，继同治之后入宫嗣位皇帝的。那三十多年，光绪名义上是皇帝，实际上只能做一个有名无实的摆设，一生凄风苦雨，终不得志郁闷而亡。光绪的遭遇醇王府上下都心知肚明，但无人敢表露一丝一毫的不满，有泪只能往肚子里咽。虽说光绪入宫将近十年载沅才出世，但随着年岁的增长，二哥载湉的悲凉境遇深深触动了载沅的心，他做梦也没想到三十多年前的悲剧竟再次落到了自己的长子身上。

载沅之所以对鼓楼心存异样是有原因的。三年前的那天晚上，宫

^①即光绪皇帝。

中突然传来急诏，宣布尚不足三岁的溥仪为嗣皇帝，载沣在闔府一片哭声中强忍悲痛抱着儿子坐上了轿车。儿子一路上都在熟睡，偏偏行至鼓楼附近，小溥仪从睡梦中突然惊醒。也许是因为颠簸，抑或是气氛有些异常，溥仪大睁双眼扯开稚嫩的嗓门大声哭喊起来。在载沣的记忆中，儿子从没有这么伤心哭过，那哭声气颤音绝，刺人肝肺。

每每上朝路经此处，载沣的内心深处都会隐隐作痛，今天似乎尤为明显。载沣忍不住把目光投向窗外，晨雾中依稀来往的行人以及赶早出城的驼队，悠闲散漫，令人向往。

“儿呀，今几个阿玛该进宫去看看你了……”载沣长叹一声，自言自语地念叨了一句。

这时大轿突然停了下来。

载沣感到纳闷，轿外却传来了随侍护卫的禀报声。揭开轿帘，载沣阴着脸正要问话，随侍一脸惊恐地凑上来说：

“轿前有人拦驾，已被奴才们擒下。爷，此人说他是陆军二十镇统制张绍曾^①的幕友，有要紧事向爷禀奏。”

载沣愣住了，去年二月有人想在甘水桥行刺谋害自己，今天竟有人大胆拦驾。载沣又惊又气，心里不禁怦怦直跳，说：

“就地交警，命内城总厅^②和民政部去审办。”

随侍再次低声说：

“爷，使不得，这人身上还揣着二十镇统制关防奏本。爷，出大事了……”

载沣拧眉瞪眼朝这名随侍官脸上啐了一口唾沫，说：

“混蛋！出再大的事岂容小人拦驾！”

随侍的脸色都变白了，战栗不已，扶着轿壁说：

“爷，滦州二十镇兵谏了……”

载沣神情大变，恍恍惚惚站起身来，默然之间冠上花翎瑟瑟直响，周身都在颤抖。

张绍曾的第二十镇原本是预备今年秋季大会操的一支队伍，武昌事发后，本打算将其调往南方参与剿抚兵事。万没想到二十镇仍然屯

①河北省大城县人，日本士官学校第一期炮科毕业。

②即警察厅，由民政部主管。

兵于滦州，危急时刻竟把枪口指向了朝廷。

兵谏奏本上盖着二十镇关防大印，以张绍曾领衔的五六名将领的大名工整具签于后，鲜红的大印一直在载沣眼前晃动。奏本上所提出的十二款立宪政纲，几乎与袁世凯、资政院提出的“六条”和“四条”如出一辙，重点内容仍然是速开国会、改定宪法、重组责任内阁。

立宪政纲十二款，口气虽不算硬，但字里行间却隐藏着最后通牒的意味。滦州至京城不足四百里路程，乘火车一日即到。兵谏犹如一柄利剑，狠狠插进了载沣的心窝。

一团红色关防大印这时宛若一团鲜血，不停地渲染蔓延。

大轿终于停在海晏堂殿外，载沣双腿无力，由侍奉一旁的太监搀扶着才下了轿。

上午九时半，奕劻、载涛、善耆、良弼来了，内阁的几位大臣，海军部的载洵、法部的绍昌、外务部的梁敦彦以及部分王公大臣先后赶到了海晏堂，最后赶到的是协理大臣徐世昌。如果放在过去，遇有紧急要务，无人敢姗姗来迟，然而今天徐世昌比倒数第二个人晚来了近半点钟。载沣强打精神瞟了他一眼，连发怒的力气都没有。更让他感到震惊的是，刚把张绍曾兵谏的消息作了通告，徐世昌接着也怵然报告说，他于半点钟之前刚刚接到太原方面的奏电，太原发生了兵变：

“太原急电……昨日深夜晋军第四十三协发生兵变，巡抚陆钟奇殉国，协统谭振德罹难……八十六标标统阎锡山已被叛兵推为山西都督……”

举殿哑然。

有人手一抖，一只精巧的镶玉银烟壶落到了地上，翠玉崩裂，散了一地……

2. 时局·平山堂对话

朝廷降谕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全权掌握湖北军务。谕令虽然没有明确答复袁世凯提出的“六条”建议，但实际上已经把剿抚兵变的一切权力交给了袁世凯。

初六当天，袁世凯便收到了电谕，同时还收到了让他速往前敌，

与陆军部大臣、督师大臣荫昌交接前敌军务的谕令。表面看袁世凯仍无立即出山的打算，实际上他比身边的人考虑得更多、更细。

八月二十四，徐世昌带上“六条”离开洹上村后，袁世凯并没有一味坐等朝廷的反应，他很清楚，在以后的日子里朝廷已无力将自己排除于政局中心之外。这几天洹上村十分热闹，除了荫昌的前敌司令部外，无形中这里似乎也变成了第二个御敌行辕。半个月內，各式各样的人都聚拢到洹上村，递帖自荐的，奉承攀附的，申冤诉苦的，进门便拜、哭死哭活来投效的。为了应付这些人，洹上村专门设立了一个招待所，具体由赵秉钧照应打发。除了亲自接见南行的将领外，袁世凯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出山之前对时局的分析判断以及事先的布置上。

早在八月末，除了冯国璋出任第一军总统官之外，袁世凯又奏请内阁和军咨府，将段祺瑞从江北提督任上调出，担任第二军总统官。没过几天，上谕顺利发布，段祺瑞于九月初四交卸职任，赶到了距湖北最近的河南重镇信阳。初五，段祺瑞已在信阳设立了行辕，并与源源不断南下的将领商酌编制序列，统筹择地进兵事宜。段祺瑞很快就进入了角色，袁世凯十分满意。有人建议袁世凯再电奏朝廷，设第三军建制，让倪嗣冲和段芝贵也出来领兵，袁世凯没有同意。他觉得有冯国璋、段祺瑞二人已经够了，即便不能彻底剿灭党军，但御敌于江南还是绰绰有余。目前冯国璋司令部已在汉口郊外的滠口扎营，并在阳逻、谌家矶布防了重兵。随着南下的兵员陆续增加，荫昌于九月初五下令向汉口前沿刘家庙车站发起攻击。而袁世凯却在当天向滠口的冯国璋发出密电，叮嘱他刘家庙一战可大可小，不必投入过多的兵力，言外之意是汉口党军实力不明，近期内对攻取汉口不必速成。

督师大臣荫昌急欲要在夺取刘家庙一战求得胜果，袁世凯却直接向前沿的冯国璋发出密令，以拖延开战时间。意图很明显，他要掣肘荫昌，以此来证明自己才是掌控北洋军的实权人物。之所以要这么干，袁世凯还有着另一个打算，就是要了解朝廷方面究竟还有多大的气数能够挺下去，武昌党人和民军是否真有北进的实力。如果能够将这两方面的情况摸清搞透，然后再适时出山，自己的分量才具有决定性意义。

正是基于这一谋算，袁世凯于八月二十八日夜晩，在上房秘密接见了一个人。此人名叫刘承恩，是个湖北籍的四品道员，两年前曾担任过天津巡警总办，后因意大利租界的一起爆炸案被免职。刘承恩在过去与赵秉钧有过交往，当他在报纸上看到朝廷颁诏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时，便匆忙赶到河南彰德，想通过赵秉钧的引荐在袁世凯这里谋一差事。刘承恩的出现正合了袁世凯的心思，他在洹上村只住了一夜，便匆匆南下，赶往武昌去完成一项秘密使命。原来袁世凯让他想办法面见民军都督黎元洪，并向黎元洪转达三条口信：第一条，官保已向朝廷提出君宪六条，看黎元洪对此有何看法，赞同还是不赞同；第二条，民军既已占领武汉三镇，官军可以暂不收回，但盘踞于汉口城外刘家庙车站的民军必须撤回城内，否则官军将把汉口一体收回；第三条，三镇民军若能放下武器，官保可以保证朝廷不加追究，并向朝廷力举黎元洪出任湖广总督。

九月初六一早，荫昌从孝感行辕发来电文，质问袁世凯为何越权遏制冯国璋，不让我其用兵于汉口前沿。袁世凯冷笑着对幕僚们说：

“冯华甫说是北洋袍泽，看来还是心向满人。我拿他当弟兄看，私下交心的话岂可示人？相处十多年了，人心难测呀！”

对于荫昌的诘问，袁世凯装聋作哑不予回电，但冯国璋的愚陋让他感到郁郁难畅。

直到当天下午收到朝廷谕旨，得知自己被授命为钦差大臣之后，袁世凯更不把荫昌这个即将奉召回京的大臣放在眼中。很快，袁世凯又收到了冯国璋从涇口发来的电报，电文十分简单，一是对袁世凯荣领钦差表达贺意，二是他指挥的队伍已向刘家庙发起攻击，日内将可占领，三是向袁世凯请示占领刘家庙之后队伍是否继续向城区推进。

对此袁世凯大度一笑，对阮忠枢说：

“华甫这个人善于见风使舵，知道荫昌要交权回京了，这会儿又来讨巧卖乖。”

阮忠枢脸放异彩笑着说：

“华甫就是这么个人，他想打刘家庙自有他的用意。”

“怎么说？”

“向钦差大臣表示一下心意，献上一份厚礼。”